

黄河上游史前文明双璧： 根植临夏的马家窑与齐家文化

临夏融媒记者 马秀梅 李萍 通讯员 马玲



彩陶王
(马家窑文化双耳四鬲旋涡纹彩陶瓮)



马家窑类型尖底瓶



马家窑类型彩陶盆



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漩涡锯齿纹彩陶壶



马厂类型异形罐



齐家文化带柄素陶鬲



林家遗址出土的“中华第一刀”



中华第一镜



林家遗址出土的碳化粟



东乡出土的玉七联璧



齐家文化骨饰

黄河奔腾万里，滋养华夏沃土。在临夏这片土地上，孕育了黄河上游史前文明双璧——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。

作为两大史前远古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与分布中心，临夏境内留存着海量的古文化遗址，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和齐家文化玉器更是精妙绝伦、数不胜数。这两种史前文化前后相继、一脉相承，见证着黄河上游史前社会从母系氏族走向父系氏族，从原始部落迈向早期文明的完整蜕变过程，也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、绵延不绝的发展特质，是黄河文化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。

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，黄河上游史前文化谱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而临夏更是史前考古的黄金区域。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，临夏州境内现已发现史前文化遗址829处，其中绝大部分遗址同时留存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遗存，广河、东乡、积石山、康乐等县市更是遗址密集区。数以万计的史前文物出土于此，其中大量国宝级彩陶、上古礼器、早期青铜器，填补了我国史前文明研究的诸多空白。不同于中原地区相对单一化的史前文明形态，临夏的史前文明融合高原、草原、河谷多种文化特征，兼具包容性与独特性，也让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成为解读西北史前社会、追溯华夏文明根源的关键钥匙。

马家窑文化存续于距今5500至4000年左右，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上游最具代表性的彩陶文化，因首次发现于临洮县马家窑村而得名，临夏全域则是马家窑文化的核心繁盛之地。彼时的临夏，气候温暖湿润，降水充沛，黄河、洮河、大夏河两岸植被繁茂，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，远古先民依托河流发展原始农业、畜牧业与制陶手工业，彻底摆脱原始生活，形成初具规模的定居部落社会，母系氏族制度也在此发展至鼎盛阶段。

制陶业高度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最鲜明的文化标签，也代表着我国史前制陶艺术的最高水准，被誉为“彩陶之冠”。相较于国内其他史前文化陶器，马家窑文化彩陶制作工艺更为成熟，器型种类丰富，涵盖瓮、罐、盆、碗、壶等品类，既可以储存粮食、盛装水源，也可作为祭祀礼器，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。在色彩运用上，先民以天然矿物颜料为主，以橙黄陶为胎，搭配黑色、深红色、白色线条绘制纹饰，配色沉稳大气，历经五千年岁月洗礼，依旧色泽鲜亮。

纹饰创作是马家窑彩陶的精髓所在，也是远古先民精神世界最直观的体现。马家窑文化分为马家窑、半山、马厂三个发展阶段，不同阶段的彩陶纹饰各具特色。早期马家窑类型以漩涡纹、水波纹为主，线条婉转流畅，构图灵动飘逸，纹饰取材于黄河等河流的水流形态，寄托先民对哺育万物生命之水的敬畏与崇拜；中期半山类型彩陶纹饰繁缛华丽，网格纹、锯齿纹、葫芦纹成为主流，构图对称规整，象征部落安稳、五谷丰登；晚期马厂类型风格趋于简约粗犷，四大圆圈纹、蛙纹风靡一时，蛙纹寓意繁衍昌盛，反映远古先民渴求族群壮大的朴素愿望。

珍藏于国家博物馆、出土于临夏的“彩陶王”，是马家窑文化的巅峰之作，它的全称是马家窑文化双耳四鬲旋涡纹彩陶瓮，器型硕大，造型雄浑端庄，器身布满多层连环漩涡纹样，线条疏密相间、连绵不绝，整体气势磅礴。这件国宝级文物不仅彰显了临夏先民高超的制陶技艺，还展现出远古河州人超凡的审美能力与抽象思维。除此之外，临夏各大遗址出土的人马动物纹彩陶罐、神人纹彩陶壶等文物，还原了远古先民祭祀、歌舞、劳作的生活场景，让冰冷的陶器成为记录史前社会风貌的鲜活载体。依托发达的彩陶产业，当时临夏地区的部落之间形成彩陶交易网络，辐射整个西北区域，成为史前西北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。

随着时光推移，距今4300年左右，马家窑文化逐步衰落，取而代之的便是同样发源于临夏的齐家文化。齐家文化又在这块土地上绵延发展了近600年。该文化因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得名，也是我国首个以甘肃地域命名的父系氏族史前文化，标志着黄河上游史前文明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。气候变迁是文化更迭的重要诱因，彼时临夏区域气候逐渐干旱寒冷，原始农业生产模式被迫转型升级，畜牧业占比大幅提升，社会结构随之发生颠覆性变

化，母系氏族社会彻底瓦解，父系氏族社会慢慢确立，男性成为部落生产、决策的核心，私有制悄然诞生，社会阶层开始分化，早期国家文明雏形初步显现。

相较于侧重彩陶艺术的马家窑文化，齐家文化的文明重心发生明显转变，手工业从单一制陶业，拓展为制玉、冶金、制陶多业并行的格局，其中玉器与青铜器彰显了齐家文化的文明高度。广河、积石山、东乡等地出土的齐家文化玉器数量庞大、品类齐全，包含玉璧、玉琮、玉璜、玉斧、玉刀等器物。先民们熟练掌握切割、打磨、钻孔和抛光等全套制玉工艺，玉器质地温润、造型规整，不再是简单的装饰器具，而是分化为生产工具、祭祀礼器、权力信物类别。

国宝级文物玉七联璧是齐家文化礼制文明的重要代表之作，整套联璧平面呈不规则圆形，由七块大玉璜拼合而成，每块玉璜大体为扇形，其上又连缀四个穿孔，玉璧平面直径74厘米，体量之大，工艺之精妙，世间罕见，专属部落最高首领，是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。这类礼制玉器的出现，证明齐家文化时期的临夏已经形成完善的上古礼制体系，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制度正式成型，这也是华夏礼乐文明在西北区域最早的实物佐证。

马家窑文化最震撼考古界的发现，当属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短刀，被誉为“中华第一刀”。这件距今5000余年的青铜器物，形制完整、刃口锋利，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铜制品。该文物的出土，将我国冶金技术发展史向前推进近千年，打破了早期学术界“中国青铜技术西来”的片面论断，实证临夏所在的黄河上游区域，是华夏早期青铜文明的发源地。除此之外，遗址中出土的铜凿、铜锥等小型金属器具，也证明当时先民已掌握成熟的合金冶炼技术，开启了华夏文明的青铜时代。

齐家文化陶器风格与马家窑文化形成鲜明对比。陶器以素面红陶、灰陶为主，纹饰简洁朴素，摒弃了繁复的彩绘图案，器型更加简约实用。这一变化并非工艺倒退，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：社会重心从精神审美转向农业生产、军事防御，手工业服务于部落生存与发展，侧面反映出当时部落竞争加剧、社会矛盾增多，史前文明开始向早期国家形态加速演进。

纵观临夏史前文明发展脉络，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并非相互割裂，而是前后承接、相辅相成的文明共同体，二者共同构筑了临夏史前文化的根基。从社会结构来看，前者兴盛于母系氏族社会，崇尚集体主义，追求精神审美；后者崛起于父系氏族社会，私有制萌芽诞生，注重权力与礼制建设，完成了史前社会的历史性转型。从文明传承来看，齐家文化继承了马家窑文化的农业种植、陶器烧制技术，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升级，吸纳周边草原文化、中原文化元素，形成复合型文明体系；从地域内核来看，两种文化均依托黄河水系而生，根植于临夏河谷地带，承载着先民敬畏自然、因地制宜、自强不息的生存智慧。

两大史前文化跨越千年岁月，留给临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，时至今日依旧价值非凡。

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，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内涵，证明华夏文明并非单一起源，而是多点萌发、多元融合，黄河上游的临夏区域是华夏文明探源工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板块；而马家窑文化彩陶、齐家文化玉器等特色文化，成为临夏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，当地依托这两种文化打造研学旅游、文创产品，让史前文化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；远古先民勇于创新、兼容并蓄、深耕沃土的精神，沉淀为河州文化的精神底色，滋养一代又一代临夏人民。

岁月尘封遗址，文明永不褪色。马家窑文化的绚烂彩陶，镌刻着远古先民浪漫的艺术情怀；齐家文化的金玉礼器，见证华夏早期礼制与青铜文明的诞生。作为临夏独有的文化瑰宝，两大史前文化是黄河早期文明的缩影，是先民留给后世的无价财富。新时代下，我们应当加大史前文化遗址保护力度，深化考古研究工作，深挖两种文化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，借助数字化展览、文化研学、文创开发等多元化方式，活化史前文化资源。让沉睡千年的史前遗存焕发新生，让更多人读懂河州史前文明的独特魅力，传承黄河上游千年文脉，守护华夏文明的珍贵根脉。